

詩問

頌大雅下

陸冊



08502

詩問卷六

棲霞曬書堂原本

雅

孫男聯蘇芬校字

曾孫男國瑞麟同校字

大雅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謏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疾重斂病人也威峻刑罪人也言蕩蕩然上帝乃下民之君今而疾威命多邪辟厲王之貪暴若帝使然也但王無得過有所恃天生眾民其命難信始而尊貴是靡不有初卒以滅亡是鮮克有終王得不懼乎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掎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愆德女興是力

詩問

大雅卷下

一

文王曰者設辭也殷商斥紂也彊禦暴也掎克貪也愆淫也厲王監謗穆公不敢斥言故假文王咨嗟殷紂以風切之言紂於彊禦掎克之人乃使居位任事貪暴之德乃愆德也雖曰天降是人然汝又興起力任之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讎流言以對寇

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而汝也作謂起宮廟也祝祈福也文王咨殷紂言爾所乘用以爲善類者皆是彊禦多怨之人此人緣己多怨欲媚王見王弭謗故造流言對王欲嫁害良人其培克之臣爲寇盜攘奪財貨以供王用於內王又信衛巫維作祠廟詛祝之事靡有屆至究竟殷紂未必如厲王監謗好巫以其惡同故假言之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魚然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詩問

大雅卷下

二

魚然氣健貌言汝任彊禦之臣使魚然爲暴虐於中國又任培克之臣使斂聚眾怨反以爲德所以然者爾以貪暴之故昏迷於德雖有背叛反側者自以爲無之有堪爲陪貳卿士者亦以爲無之顏師古云言不別善惡有逆背傾側者有堪爲卿貳者皆不知之也

魚然傳云猶彭亨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洎爾以酒不義從式旣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洎飲酒齊色也言爾德不明多由於酒然非天之沈

涵爾也因爾於不義之人從而用之君臣縱飲既愆爾容止又無明晦恣意號呼使晝作夜也余問晝夜明晦如何別瑞玉曰醉目昏瞶當晝反以爲夜白日酣眠亦晝爲夜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尙乎由行內異于中國覃及鬼方

蜩蟬也螗蟻也沸水涌也羹沸湯也異本作彙多目視之也鬼方殷之諸侯或云楚也言羣小滿朝謹譁之聲大者如蜩小者如螗天下洶洶怨亂之聲大者

詩問

大雅卷下

三

如沸小者如羹故曰小大皆近喪亡乃上之人猶尊尙其道由行之不知改是以內異於國謂衛巫監謗道路以目也外延及鬼方謂熊渠畏之去其王號也

瑞玉曰蜩螗似醉者之聲沸羹似醉者之狀異醉而

作氣之貌一怒遂伐鬼方

案殷武奮伐荆楚朱子集傳以易高宗伐鬼方當之

非也困學紀聞引後漢西羌傳武丁征西羌鬼方三年乃克竹書紀年武丁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洛鬼戎然則鬼方卽鬼戎與○又引大戴禮帝繫篇陸終氏娶於鬼方氏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瑞玉曰言小人猖狂如此非上帝爲此不善之時殷不用舊人故爾今世雖無老成人尙有可爲人典刑者曾是無聽用之而任新進小人是以大命傾覆而不可救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顛沛仆拔也揭蹶起貌瑞玉曰撥治也言大木雖揭然將仆其枝葉未有傷害先用土實其本根壅治之則得不蹶以喻國將傾其四方尙未盡離散急以德固其邦本則得不亡也故曰殷之明鏡不遠在夏桀之世殷不監夏故復如桀周不監殷當復如紂也其後厲王流於彘

蕩八章章八句

蕩序云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之行有似殷紂故爲文王歎紂之辭首章不及文王先序作者之意爲下起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詩問

大雅卷下

四

抑抑謙下也隅廉角也戾至也言威儀表德似宮室有隅彼外貌抑然謙下維其內德嚴正故也人亦有言無有大智而不若愚者彼眾人之愚維其主有此疾真愚也若哲人之愚斯爲盛德之至儀觀不耀有似愚人爾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訐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競彊也命號令也言無彊於人人有威儀可訓化四方德行明直可順服四國有德則謀慮安詳大其謨猷以審定其命遠其圖慮以先時布告然又必以身教焉敬慎威儀則維民法也瑞玉曰競爭也於人謙抑無爭則可訓行四方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于今武公自謂也興猶尊尙也言于今之人亂政敗德皆荒於酒時尙如此汝雖欲湛樂是從獨不念後人繼汝者效汝所爲無復有廣求先王之法度而執守者乎瑞玉曰戒子孫無得如時俗所尙將不能訓

法後人

肆皇天弗尙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廷
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
章表也邊遠也承上言荒湛如是故今皇天不尊尙
之如彼泉流汝無隨波而靡相與陷溺俱亡是當早
夜精勤洒埽潔清以爲民表繕治甲兵蒐閱軍實以
戒備兵事之起以驅遠蠻方之人瑞玉曰教以嗣位
飭內安外謨之訏猶之遠也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
不柔嘉白圭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詩問 大雅卷下

六

質成也玷缺也言飭內安外將以成定人民謹爾諸
侯之度以備不虞之患然成民謹度在出話威儀無
不柔善出話尤須慎密圭玷尙可磨鑢言玷不可救

治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
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讎對也承上言謹言之道心無輕易口無苟且無人
爲我捫持舌者故言不可縱逝也言之善惡無不讎

對猶德之美惡無不反報苟能出言合道順於羣臣
及庶民小子子孫可以繩繼萬民靡不承順矣瑞玉
曰朋友難馴小子無知故特言之萬民盡矣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尙不愧于
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覲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
思

屋漏室西北隅也言常人敬德微顯殊觀視爾友君
子之時則和柔顏色不遠有愆過至爾室獨居或愧
於屋漏無曰此地靡隱莫予見也神來至此不可測

詩問 大雅卷下

七

度恭敬之不遑況可厭射爾乎

言神格者箋云禮祭於奧既畢改設饌於

西北隅此祭之末也

碎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
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角總角也虹與訏同言循法度修德使盡美善容止
威儀慎而不僭淑而不賊斯爲民之則如投桃報李
理自然爾彼童而角者不達斯義反欲惑亂我小子
當無聽之瑞玉曰投桃報李兒童嬉戲事戒小子無
比頑童而遠於成人之道

桂染柔木言縉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瑞玉曰柔木梧桐也縉綸也以絲爲綸被之柔木爲琴瑟也言柔善之木可以受絲以興溫恭之人可以基德然此言也告哲人則知德而順行之告愚人反謂我不信欺之人各有心不能相強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此下閱其愚而反覆導之也吁嗟汝小子爾尙未知

詩問 大雅卷下

八

善否我非手攜之卽口示之非面命之卽耳提之盡心如此若曰我未有知則我既抱子爲人父矣人之爲父兄者心無盈厭早晨纔教子弟夜晚便望有成誰則能然我姑徐徐待之瑞玉曰提攜以手辟咄而詔所教蓋幼子童孫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此章憂其終不可教也言昊天甚明而爾獨昏故我生慘然不樂誨之詳熟聽之忽略不以我爲教道之

反以爲苦虐之若曰我未有知則我旣耄矣老人之
智可師小子之愚難化書云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
間知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
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止語辭復吁嗟小子言我告爾以舊事汝聽用之以
自警庶可無大悔所謂舊事者我聞昔日天方艱難
時曰有喪其國者其故不必遠取曉譬天之降禍皆
不差由其君回遹其德使民大困急故爾舊事如此

詩問

大雅卷下

九

小子可不戒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抑瑞玉曰衛武公戒子孫也余曰亦所以警王
據史記武公爲王朝卿士當幽王之世序云刺
厲王未詳又國語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
作懿戒以自儆韋昭云卽此詩牟氏曰衛武公
作者懿戒此乃抑詩爾亦未審誰作之

菀彼桑柔其下侯甸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
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旬十日也劉燦燦而稀也倉兄未詳言桑葉初生柔
茂其後不過旬日而捋采稀疏人失庇蔭以喻周之
全盛曾未幾時忽然凋敝民以困病是以憂心不絕
明明上天寧不矜怜我

四牡騤騤旗旒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
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燼火餘也頻蹙也言厲王之末天下大亂車馬旌旒
相望於道諸侯竝起亂生不平無國不殘滅民之丁
壯盡行靡有黎首而居者俱被禍爲灰燼吁可哀哉

詩問

大雅卷下

十

王奔彘而國運蹙亡矣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
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君子謂共和也厲階禍始也梗水上浮木也言國運
窮蹙民無資財天又不我養民無所止其疑惑欲往
將復何往國亂極矣幸而君子實爲國維秉其忠心
無所爭競此美共和也又言誰生亂階至今一身飄
泊如浮梗此哀厲王也

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憊怒自西徂東靡

所定處多我覲瘠孔棘我圍

我我厲王也圍垂也言王居於彘憂心慙慙然念我舊國土宇不得歸由我生不時逢天厚怒彘在鎬京東自西奔往之飄泊無所定處我之見病旣多矣我之邊垂之事又甚急謂王出奔民猶欲釋憾於王也爲謀爲恣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恣愆也王旣不歸二相遂代王行政詩人恐其不知急務故告之言謀國當須謹慎亂之景況斯能減削

詩問

大雅卷下

二

謀恣之道惟有憂恤百姓序用賢人此救亂之急務猶濯能解熱也不然何由能善有相與及溺而已

如彼遡風亦孔之僣民有肅心并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僣也肅戒也并竝也言人遭厲王之暴如鄉風而行咆不能息民有戒懼之心並云爵祿不我逮於是退而稼穡爲力農之民以代祿食此人珍其稼穡以爲寶利其代食以爲好不仕矣此申上文序爵之事歎賢人之隱也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蠱賊稼穡卒瘁哀恫中國具
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贅與綴同荒虛也言天降喪亂既滅我所立之王謂
流彘也又降生蟲災令稼穡盡病哀痛中國之人俱
懸綴而死戶盡空虛無復有眾力念穹蒼者此申上
文憂恤之事歎民之靡遺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宜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
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惠君謂二相也言維此順理之君民人皆所瞻仰由

詩問 大雅卷下

三

其秉忠心宜謀猶慎成其相業是功在王室者也乃
有不順之人專己獨是自以爲臧別有肺腸以二相
之事爲不宜造作言語俾民卒至於狂惑瑞玉曰考
慎其相以上美共和之功俾民卒狂以下窮貪人之
狀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
退維谷

甡甡眾行貌譖讒也言中林有鹿羣聚竝行朋友相
譖不能相善鹿之不如也進則爭名退則造謗進退

皆窮爾瑞玉曰谷前有山後有澗行則無路此言小人同而不和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言國有聖人不能用瞻之在百里外愚人得志反狂喜彼不肯自言其不能任意妄行何有畏忌乎瑞玉曰此言小人愚而自用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詩問

大雅卷下

十三

迪進也復重也言不助國人爲亂者是良善人也乃不求進用之攻王圍太子者是忍心人也乃眷顧重復之用舍如此民之貪於爲亂其安爲荼毒固宜爾此言小人去順效逆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隧道也瑞玉曰深谷藏風空然大谷中是風行之隧人亦有隧也良人作爲用善道此是仁風不順之人如疾風揚塵行於垢穢中爾此言人各有黨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瑞玉曰又言大風有隧者大風所過能壞物喻貪人所至敗善黨也聽譖言則喜對誦正言而如醉凡是良人皆不用之悖亂如此反欲使我亦然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旣之陰女反予來赫

而爾也之往也赫怒貌言嗟爾貪人朋友予豈不知爾所爲者弋取民財如飛鳥人畏其威旣往而陰賂

詩問

大雅卷下

古

汝汝反與來者以怒言貪心無厭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適職競用力

涼薄也言民本貪亂無極專爲涼薄善背叛汝又導之其爲善事是民不利者也汝亦不爲如云力不克及民邪辟作亂則汝專競用力助之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言雖曰匪子旣作爾歌

小曰盜大曰寇言民今尙未定專欲爲寇盜害王民

之涼也汝亦陽曰不可乃反陰爲背叛與君子爲讎而善譽之汝雖自文曰背譽者非予然我旣發汝姦爲爾作歌矣爾何能欺我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桑柔序云芮伯刺厲王也愚謂厲王蒙塵共和行政國之貪人亂心無厭不服二相所爲陰欲敗之朋比爲姦幸災爲利芮良夫憂之而作非刺厲王爾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

詩問 大雅卷下

五

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旣卒寧莫我聽

舉舉祭也國有凶荒索鬼神祭之言時旱渴雨宣王夜仰視乃見雲漢昭然回轉於天無雨徵也王嗟歎云今之人不知有何罪國遭喪亂饑饉又重至我索祭鬼神犧牲罔敢愛其禮神之圭璧又已罄盡神寧不我聽

早旣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蘊蓄也隆盛也蟲蟲熱氣也瑞玉曰旱則百蟲作以

其蟲多故言蟲蟲爾郊祀天地宮祭宗廟瑞玉曰禮
煙也言燔燎之煙氣從郊外往宮廟不絕也奠以禮
神於上瘞以禮神於下黷敗也又言百神靡不尊事
之乃后稷不能勝災上帝又不臨視與其降災耗敗
下土寧使我躬自當之

早旣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
有子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兢兢恐也業業危也瑞玉曰如霆如雷吁嗟求雨之
聲余曰心中恐畏耳後如聞雷霆爾子孤特貌言周

詩問 大雅卷下

六

之喪亂所餘黎民至是無有子遺者若復不雨是并
我亦不遺何得不相畏乎恐先祖之祀將摧落

早旣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
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云我無所言身無所容也大命近止言命將止絕也
靡瞻靡顧卽上帝不臨羣公先正雩祀所及百辟卿
士也以其有益於民祭之今曾不見助又呼父母先
祖何亦安然忍予

早旣大甚滌滌山川早魃爲虐如燄如焚我心憚暑憂

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遜

滌滌濯貌山無木川無水如濯也魃旱鬼也瑞玉曰
魃乃旱氣所生非必真有此物因旱不止疑其爲虐
爾燠燎也熏灼也言羣公先正非惟不助而亦不聞
又呼昊天上帝降災不釋豈將令我避位而去乎
早旣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瘖我以旱慳不知其故祈年
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
怒

去亦遜也承上言我欲遜去避憂災則畏於非義故

詩問 大雅卷下

七

黽勉求濟不敢去祈年孟冬祈年於天宗也言天何
乃病我以旱其必有故我曾不知之祈報禮神甚早
不晚上帝猶不度我心是必我恭敬未至爾果能敬
恭明神宜無恨怒者而旱也皆自省責之辭

早旣大甚散無友紀鞠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
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散施舍也無友無朋也無紀無算也庶正眾官之長
冢宰以下皆官名能耐也卬我也里賴也言散財粟
以賑其多無朋其費無算不獨公家爲然庶正冢宰

以施舍之故窮哉病哉趣馬師氏膳夫左右無人不
周救亦無不耐心爲之而倦止者公私交困財粟俱
空瞻我昊天云復如何而仰賴

瞻仰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
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仰昊天曷惠其寧

假至也贏餘也言瞻我昊天乃見星終無雨徵也大
夫君子益當助王賑卹明見至誠無得有私贏而不
散前旣靡人不周爾勞也今大命近止不可棄爾成
勞非求爲我一身乃所以安定庶官又言瞻我昊天
何時惠我以寧雨則人心安

雲漢八章章十句

雲漢序云仍叔美宣王也厲王之季比年大旱
宣王嗣位遇灾而懼欲弭之仍叔述王憂旱之
辭自王曰於乎以下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
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又山名雍州之鎮也言嶽山
高大降神靈和氣生甫侯及申伯爲周之楨翰以藩

屏四國布德澤於四方國家將興有開必先兆見於山川豫生賢佐也

臺臺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申本侯爵言伯者命爲方伯也登成也言申伯佐王有功故王繼授之事改大其封邑爲南國諸侯矜式又先命召伯定其宅成其國謝在周東南故曰南邦召伯蓋以二伯主南諸侯是其世職故營謝事屬焉使執其功也瑞玉問旣邑謝矣於後仍稱申侯何余

詩問 大雅卷下

九

曰諸侯有功加地進律謝是益封其申國故在疑後經侵削還卽舊都爾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民功曰庸徹稅田也傅御治事之官私人家臣也言謝邑旣定王乃策命爲伯謝當南國要衝鎮撫爲宜故令因是謝人作起其功又命召伯正其經界定其賦稅乃命傅御遷其私人先往以經紀其家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旣成旣成藐藐王

錫申伯四牡躋躋鉤膺濯濯

藐藐深貌濯濯明貌言申伯土功之事召伯營之始立城垣繼成寢廟定其人神之居寢廟成而藐藐然此召伯既竣事告王也王將遣申伯錫以四牡其馬之飾則有在首之金鉤在膺之樊纓濯濯然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介大也大圭信圭也近附近也王舅甫侯之屬周語云齊許申呂由大姜是皆於王爲舅也言王遣申伯

詩問 大雅卷下

三

就國又賜以路車乘馬前錫四牡私恩也此之車馬正禮也因告之曰我謀爾居無如南土最善錫爾封圭爲寶往哉近與諸王舅比鄰共保南土也

申伯信邁王餞于郟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糗式過其行

信再宿也郟在鎬京西岐周東自鎬適申塗不經郟餞於此者古者封諸侯於廟王親至岐周封申伯東歸至郟因餞之還南者申伯受餞畢還鎬而南然後誠歸謝言誠者爲王前此數畱不果行也又言王前

日命召伯營謝已斂其稅賦積其餼糧使自京至謝
所在道路無缺乏用速申伯之行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
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周徧也言申伯老而壯率其徒御既入謝徧邦內皆
喜曰汝乎有善君也方至而國人相慶申伯之聲名
豈不顯乎以王舅之親兼資文武故足爲法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
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詩問

大雅卷下

三

誦工師誦之也肆長也言申伯文武之才本其德也
溫柔惠順而且剛直則能馴擾萬邦如手揉之然聲
名彰聞於四國蓋欲申伯威德懷遠也因自序其詩
意甚大其風諭悠長而美以送申伯令其常常歌誦
自循省爾

崧高八章章八句

崧高尹吉甫贈申伯也宣王既伐南國爲其叛
服不常申伯以元舅之親具文武之德益封於
謝以鎮撫之尹吉甫作詩述其前功勉其後效

所以風焉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仲山甫樊侯字也言天生眾民具有形器其中皆有法則是民所執之常性無不好此美德者況天監周德昭明假至于下故保佑之爲生賢佐此言仲山甫生關氣運烝民皆好德見天子宜親賢也天生烝民四句言此者以見己之愛好仲山甫誠好其德不能自己也

詩問 大雅卷下

三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賦布也言仲山甫之德柔順嘉美動合法則以言其外威儀顏色皆善其內猶小心敬慎法古訓勉威儀懿德如此天子好其德順之使布教令於四方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祖考謂周公獻公權德輿云山甫魯獻公仲子入輔於周食采於樊是也保保其身體喉舌所以言也言

王命仲山甫以冢宰統諸侯爲之法式繼汝祖考所
行保護王躬保之之道其在內於王命善者宣出之
否者納還之爲王喉舌其在外宣布政教於是四方
發起應之此言山甫職任之重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旣明且
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承上言賦政于外故王命嚴肅仲山甫奉行之式是
百辟故邦國順否仲山甫辨明之內奉王命外長諸
侯由其明於理哲於事以能保守其身令內外咸宜

詩問

大雅卷下

三

又夙夜精勤以佐事天子此王躬是保之實瑞玉曰
夙夜匪解以事一人言山甫不宜徂齊也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
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茹食也言常人質性多偏彊弱易節茹柔吐剛莫不
皆然惟仲山甫柔亦不茹故不侮矜寡剛亦不吐故
不畏彊禦此柔嘉維則之實瑞玉曰山甫之柔也而
不侮不畏君子以爲難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

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甫補之

輜輕也儀匹也袞職王職也言人皆言德輕易舉民鮮能之我就羣匹中圖度之能舉者惟仲山甫而已心雖愛之而莫能助也因其德能自舉故王職有闕失亦惟仲山甫補之瑞玉曰王欲立魯戲又料民大原山甫皆諫善補袞也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祖行祭也東方齊也言山甫宜居內補袞今出國門

詩問 大雅卷下

二四

祖道車徒疾馳猶以不及事爲憂又言四牡彊盛八鸞鏘鳴欲何爲者乃王命城彼東方爾言非其職

四牡駉駉八鸞喈喈仲山甫祖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穆深長也清風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言仲山甫祖齊非宜當竣事速歸但吉甫作誦言不盡意穆然如清風微遠感人自深又述作誦之意爲其去君永念闕庭故我作詩慰之瑞玉曰穆如清風似山甫之德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

烝民尹吉甫諷宣王也王之季年怠於政而多闕仲山甫數諫不聽命以徂齊輟其補袞之職已事過歸心猶嗛焉吉甫述其意以諷王爾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韎不庭方以佐戎辟

奕奕大也梁山韓國之鎮也不庭方不來庭之國也言梁山下有倬然之道乃韓侯所從朝周受命者王

詩問 大雅卷下

三五

親命之爲諸侯使繼其祖考又言所命當恪恭守之朕命不易得也韓鄰北國不庭者多當韎而正之以佐汝君此則命爲侯伯也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第錯衡玄袞赤舄鈎膺鏤錫鞞鞞淺幘儻革金厄

張大也綏大綏旂竿首所建以爲表章也一云綏登車索有采章也鏤刻金也錫當盧也瑞玉曰鈎膺馬胸上飾鏤錫馬眉上飾又曰鞞式中也幘覆式也鞞

鞞以革持式使牢固又皮去毛柔爽當式中令手可
憑也淺幟以虎皮覆式竝覆輪皮不去毛取其服猛
且文炳也余曰金厄以金爲環纏搯轡首也此章本
其來朝受賜之事言韓侯來時奕奕然長大之四牡
乘之入覲以其介圭爲贄合瑞於王王錫旂章車服
備其儀飾見其德美足以稱之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魚
鼈鮮魚其藪維何維荀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邊豆
有且侯氏燕胥

詩問

大雅卷下

三

顯父周卿士藪菜殽也荀竹萌也蒲蒲弱也且多貌
侯氏諸侯之稱言韓侯已覲反國祖道畢宿於屠顯
父以王命餞之余問餞時誇其酒殽足矣又言車馬
何爲瑞玉曰舊說顯父以王命贈焉竊疑車馬重貺
未必追而贈之其贈維何問辭也乘馬路車答辭也
其贈當在韓侯臨行時此因餞追述之又言前在京
時邊豆盛多王與韓侯相燕樂亦追述之辭榮君貺
也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

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汾王厲王也蹶父周卿士姑姓也里采邑也祁祁徐靚也顧曲顧也禮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是也孔疏云此韓侯娶妻未必受命之後始娶但作者文及之爾言韓侯妻乃尊貴之女親迎蹶邑其車百兩顯其光美韓侯顧之受女登車時也爛其盈門謂娣媵從者燦爛鮮明且眾多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姑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

詩問 大雅卷下

二七

川澤訐訐魴鱖甫甫麀鹿嘯嘯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旣令居韓姑燕譽

訐訐甫甫大也嘯嘯眾也貓似虎淺毛者也言蹶父甚武健爲王使於天下無國不到爲其女相擇所居無如韓國最樂因極陳韓國之樂山川交會民物殷繁喜其有此善居知韓姑嫁而安樂之箋云韓姑安之盡其婦道有顯譽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

其貔皮赤豹黃羆

先祖韓先祖武王子也時謂時節其貢獻蠻追貊皆國也籍稅也貔白狐也言大矣韓城乃昔燕師所築完以其時韓先祖受侯伯之命因以統率百蠻其祖如此故今王錫韓侯令追人貊人北方之國盡受之因以繼其先祖為伯於是修其城池定其田賦貢其所有於王赤豹黃羆不言皮從上省文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韓奕命韓侯也宣王以北國屬韓侯以東方命

詩問 大雅卷下

三

山甫以南土委申伯將以賢侯威德鎮服邊陲韓侯初立來見王錫命之任為方伯首章述其命也卒章美其績也中言天子寵錫之事及大

昏親迎之節著其賢爾日知錄云水經注聖水

南徑韓城東詩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寒號非也案史記燕世家易水東分為梁門今順天府固安縣有方城村即漢之方城縣也水經注亦云濕水徑良鄉縣之北界舊說以韓國在同州韓城縣曹氏曰武王子初封於韓其時召襄公封於北燕實為司空王命以燕眾城之竊疑同州去燕二千餘里即令召公為司空亦當發民於近甸豈有役二千里外

之人而為築城者哉云云又考王符潛夫論曰周宣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云云其後韓西亦姓韓為衛滿所伐遷居海中漢時去古未遠當有傳授今以水經注為定○毛傳梁山韓城皆不言其地鄭氏箋乃云梁山今左馮翊夏陽縣西北至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則鄭已自知其說之不通故訓燕為安而曰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眾民之所築完惟王肅以梁山為涿郡方城縣之山而以燕為燕國孫毓亦云今於梁山則用鄭說於燕則用王說二者不可兼通云云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鋪陳也言江漢合而東流浮浮然武夫順流而下滔

詩問

大雅卷下

二

滔然非敢安行遊止其來也惟淮夷是求既至其境遂出車設旗非敢安行舒緩其來也惟淮夷是鋪謂陳兵伐之兵貴神速出其不意

江漢湯湯武夫泱泱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四方淮夷之旁國也淮夷既平又經營其旁國從之叛者既成功則使傳遽告王告之辭曰淮夷倡亂四方皆懷觀望今四方既平王國幸安定於時靡有爭鬪者王心則可以安皆述告捷之辭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極中也平淮告捷又言王命召虎者江漢之滸地闢人繁疆界侵亂故王復命虎開闢四方侵地徹我疆土無重歛病民無苛急滋擾惟定其經制使來取中於王國爾當往疆之往理之至于南海而止皆述王命之辭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詩問

大雅卷下

三

旬與徇同召公召康公奭瑞玉曰予小子謂召虎也對其祖言故稱小子公先公也余曰言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滸徇其民人宣其德教在昔召公親受文王武王命維爲良翰今虎無自卑曰予小子爾正當爾祖是肖開敏汝先公所爲我則用錫爾以福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卣中尊也文人文德之人謂文王也瑞玉曰召公也受賜歸告其祖余曰周岐周也賜爵祿必於大廟岐

周之地文王別廟在焉此述王策命之辭言賜爾圭
瓚秬鬯又告文人錫之山川土田使於岐周受命從
其祖康公受命文王之所以寵異之於是虎拜稽首
受策又祝天子萬年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
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對答也瑞玉曰又言虎拜稽首者欲答王策命宣揚
天子之美作召公廟器勒成先祖之功而祝天子之
壽又進戒言明明天子淮夷既平有令聞矣所願進

詩問

大雅卷下

三一

而不已無怠於終武功懋矣所願覃敷文德洽於四
國則有似文武然

江漢六章章八句

江漢美召公平淮也周興西北去東南遠淮南
之夷憑恃江漢爲亂南國擾召穆公順江漢而
下討平之南土服詩人述以美之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
修我戎旣敬旣戒惠此南國

皇父南仲之後以卿士兼大師也南國徐方也言王

威嚴明顯所命之卿士乃以南仲爲大祖今大師皇父也命爲元帥使整齊六師脩治兵事兵凶戰危故旣敬其謀申其戒令伐叛安民以惠南國爾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畱不處三事就緒

尹氏內史掌策命者也程國伯爵休父字也三事三農之事也王旣自命皇父又謂尹氏策命休父爲司馬使左右行陳誓戒師旅將前軍先行循淮濱以覘徐土又戒之曰兵貴速也謀又須密當令所過之方

詩問 大雅卷下

三

不遲畱不止處三農皆就緒業如芸者不變然

退山徐氏

云徐北淮南其勢相倚淮者徐之出沒之地常伏匿爲亂戴王師自西北直搗不爲東南壅截之計彼將歷淮浮海天戈亦難指矣故命將之初卽已定策循淮浦省之使徐夷不得越淮南奔也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瑞玉曰作動也余曰王往也言赫赫業業有威重之天子其往安舒而動師行有節制不緊相紹續亦不緩而遊散徐方謀者知之已絡繹騷動王又勒兵震驚之鼓噪之聲如雷霆徐方聞之則益震驚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如虓虎鋪敦淮潰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進前也闕勇貌虓怒也仍重也截斷也瑞玉曰徐己震驚猶不服故王奮厥威武將與戰如震如怒如字未詳余曰如古本作而也箋及陸氏音義皆然王旣震怒乃進虎臣命以厲其威猛陳兵厚集其陳於淮濱時出奇兵因仍執虜其眾天子又自以王師截淮浦斷其南奔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詩問 大雅卷下

三

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翰羽也苞本也此章合戰之事言王旅嘽嘽然合而擊如飛翰之疾分而出如江漢之盛靜而止如山之苞動而行如川之流緜緜而密翼翼而整奇則用謀故不可測正則以律故不可克用此師旅以濯征徐國瑞玉曰濯洗也可以蕩而洗之

日知錄云如山之苞營法也如川之

流陳法也

王猶允塞徐方旣來徐方旣同天子之功四方旣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塞滿也瑞玉曰來者徐人自來同者淮夷竝來余曰
庭朝也言戰而勝不繫於勇由王之廟謨信滿於天
下先聲奪人徐方淮夷旣來旣同是乃天子之功非
師武臣之力也四方旣平徐人來朝欲不回雷以爲
質王曰還歸寬以示恩

常武六章章八句

常武美宣王平徐也淮北之夷與徐戎竝興東
郊不開創於禽父西巡忘反警於穆王負固不
賓爲日舊矣宣王承厲王之後淮徐復叛遣將
征之而未有定也親履行閒僅乃克之詩人述
其事因以爲戒爾瑞玉曰戰而捷亦云武矣然
不可常也故篇名常武

詩問

大雅卷下

三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土
民其瘵蠹賊蠹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卬我也填久也蠹害苗蟲也賊疾皆害人者也言瞻
我昊天不愛下民而降大惡王室方騷邦靡定而土
民病蠹賊外至蠹疾內生小人嬖妾表裏相煽爲害
無有平夷止極之時刑罰酷虐罪人之罟張而不收

則民之病靡有平愈之期瑞玉曰蝨食苗根人不見
之女寵陰蠱君心害國本亦似蝨然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
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收拘也說辭也言人有土田民人汝反奪有之此蝨
賊之實宜無罪者反拘繫之宜有罪者反辭說之此
罪罟之實土田民人諸侯卿大夫方有之無罪有罪
則統言士民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

詩問

大雅卷下

三五

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城猶國也瑞玉曰得一智士可以興邦任一才女足
以覆國淫昏之君視爲美色哲婦有識之人憎爲惡
物鴟梟惟其懿之故多言亂聽爲禍之梯亂非天降
由婦人爾余曰陽性開明陰性閉固難化不可教不
可誨者是維婦人與寺人

鞫人伎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倍君
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君子貴者也言婦寺能以其智辯窮人其心忒害其

言變詐始而讒譖其終不驗又復背其前說此其惡
豈曰不極乎乃王猶不悟以爲彼胡能爲慝者昏闇
之甚瑞玉曰在位之人貪利如賈而欲贏故三倍之
利君子皆識之婦人無公事惟富安其蠶桑織紵而
已褻妣胡不然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
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刺責也富福也言天何以責王神何以不福王由爾
舍女戎之介狄反善人之是忌爾天神迭降不祥而
王不憂威儀不類先王而王不懼專己自恣善人盡
則邦國從之是以人亡而殄瘁瑞玉曰刺譏也幽王
淫恣天宜敬而何以譏詆之神富汝而反怨其不然
介狄繒西戎也介大也時方強盛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
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優多也幾近也言善人國之紀天不福王如降下羅
罔盡收去之故曰人之云亡可憂悲也不言婦寺害
之言天降罔者深悼之罔優則投者多罔幾則入者

詩問

大雅卷下

三

近

膺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言涌泉從出之深以興憂心從來之久邦之殄瘁不先不後何故我正當之又言天雖藐藐然高遠未嘗不仁愛人君壞亂之極無不能鞏固之者王能回心嚮道去婦寺親善良則不忝皇祖雖失於既往猶可救於後來也瑞玉曰救爾後者保其子孫時宜曰奔申

詩問 大雅卷下

三七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瞻卬刺幽王也王嬖褒姒任虢石父等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淫虐日滋善良道喪序云凡伯刺幽王大壞也瑞玉曰幽王九年王室始騷經言孔填不寧邦靡有定蓋在九年以後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瘡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居國中也圉垂也言上天疾怒厚降喪亂病我以饑饉使民盡流移國中至邊垂莫不空虛然

天降罪罟蝨賊內訌昏椽靡共潰潰回適實靖夷我邦
訌潰也疏云訌字從言爭訟相陷也共與供同潰潰
亂也瑞玉曰蝨如褻姍賊如號石父讒臣嬖妾爭亂
於內昏謂頑童椽謂刑人侏儒戚施莫供其職此皆
惑亂邪辟之人王實用之使治平我邦

呂刑云爰始
謂刑人

皋皋訛訛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
皋皋頑慢貌訛訛讒謗聲言小人皋皋訛訛政事必
多缺失而王曾不知君子兢兢業業敬心甚久不寧

詩問 大雅卷下

三

而其位甚貶瑞玉曰貶卑小也言君子位不稱德非
必貶黜爾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潰遂也苴水中浮草也言王用舍乖方無恩澤於民
如彼歲旱之草不遂長茂枯槁無潤澤如棲於岸上
之苴我視此邦無有不壞亂者瑞玉曰潰茂之潰亦
亂也言草生蕃廡潰止言潰亂而後止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稗胡不自
替職兄斯引

富福也疏麤也稗精也兄傳云茲也言昔則富善人
今時富小人也今雖病善人猶不若茲之甚也彼善
人無祿食疏而此小人反食稗何不自廢退以防賢
路乃復專主爲滋益使此亂更長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
兄斯弘不裁我躬

頻厓也池由外灌泉由內出瑞玉曰幽王任虢石父
王澤竭於國彼不肯云當從外益也嬖寵褻妣王澤
竭於宮彼不肯云當從中益也言內外相蒙不盡忠

詩問 大雅卷下

三

告於王故其害斯廣矣乃復專主滋益此亂使之更
大不慮災及我躬乎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
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尙有舊

先王謂宣王召公謂召虎蹙促也言昔宣王時召公
受王命式辟四方至于南海日蹙國百里今幽王時
犬戎內侵諸侯外畔日蹙國百里豈謂今無賢臣乎
故又歎嗟言今去宣王未遠今之人不尙有故老舊
臣顧王用之爾瑞玉曰若以先王爲文武則不得云

尚有舊也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召旻刺幽王也王任小人以致亂不道之時非無賢也有而不用而不先爾親賢臣遠小人宣王所以中興親小人遠賢臣幽王所以傾頽傷時之亂望之如宣王之任召公爾篇首有旻篇終有召錯舉名篇瑞玉曰史載幽王無饑饉流亡事經有之蓋亦在九年王室始騷之後序

云凡伯作

詩問

大雅卷下

罕

大雅三十一篇

詩問卷七

棲霞曬書堂原本

頌

孫男聯

蘇薇芬校字

曾孫男國

賢瑞忠國

鍊斌同校字

周頌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
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穆深也清靜也越於也言於哉此穆清之廟其在廟
中者光顯之辟公美盛之多士皆能肅敬雝和執行
文王之德其神在天則仰對之其主在廟則駿奔之
若文之德不顯則人亦不承之矣今承之人無有厭
射於斯者是其顯也

清廟一章八句

詩問
頌

一

清廟序云祀文王也周公成洛邑成王至朝諸
侯因率以祀文王洛誥云王肇稱殷禮祀于新
邑予齊百工佅從王于周大傳云周公升歌清
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
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假大也溢滿也收斂也曾孫後王也言天道穆然深遠動而不已文王潛光不耀其德至純聖同天也天以大命盈溢我文王我文王愈收斂之德純如此後王當大順其德益篤厚之賢希聖也瑞玉曰文王篤周祜曾孫篤文王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序云太平告文王也文王受命未終成王周公致太平由文王之德致之故告廟焉孟仲子云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愚

詩問 頌

二

按周公成洛邑在居攝五年制禮作樂在六年

本鄭箋頌聲作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言武王克殷天下清矣然非始武王也其所繼續光明乃是文王之法爾自有天下以來始禋祀至於今用有成此典常在實我周之禎祥致太平之本也

維清一章五句

維清序云奏象舞也象者文舞舞時堂上歌其舞曲以爲節升歌清廟象德也下管象示事也

君子上德而下功也季札觀樂見舞象箭南籥

者其是乎

按箋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則是武舞矣曹氏云說者謂以竿擊人

曰箭以上二說愚所未詳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
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
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封大也瑞玉曰競爭也余曰言有先烈文德之諸侯
我先王文武錫以今茲祉福其愛我等無窮意欲令
子孫保守之當仰體文武此意小心謹慎無大侈靡

詩問

頌

三

于爾邦維王其尊崇之當常念此佐定天下之戎功
兢業持守令子孫繼序光大之又與四鄰交當須居
己謙下無爭於人四方其訓道之盛德不顯於外百
辟其型法之因歎美言前王文武汝當永念不忘能
念文武則思保戎功矣瑞玉曰烈文辟公似謂先王
先公宗廟之中卑統於尊故稱公其尸亦稱公尸也
我我成王及諸侯無封靡于爾邦富不淫也無競維
人貴不驕也列侯功臣多驕淫

烈文一章十三句

烈文序云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周初諸侯多
佐先王定天下爲後世允美稱其戎功塞其違
德因以爲戒爾禮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酌酒獻
賓歌烈文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岨矣岐有夷
之行子孫保之

彼作矣彼岨矣皆三字句彼謂民也言天作岐山本
由大王荒治之彼民築作宮室而居矣乃自文王康
定之彼民皆往來於此矣岐山遂成平易之大道創

詩問 頌

四

業艱難我子孫其世守之

天作一章七句

天作序云祀先王先公也或云祀岐山也帝遷
明德省其山王迹之興由大王受命康功爰自
文王易云王用享于岐山是謂也瑞玉曰謂祀
大王則下衍文王云祀先王卽不見王季此可

疑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
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二后文武也宥寬也密靜也言周世世修德昊天已
有成命至文武受之而有天下命雖大定然成王不
敢卽安早夜之間敬德基命於寬宏靜謐之中又歎
美言於哉學有緝熙單文祖德盡其心矣肆靖天下
繼寧考功可謂成矣故謚之成王謚之爲言慎也悉
也行之迹也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謚也成王有繼二后之德致太
平之功臣子見於南郊而議謚稱天以誅之謚

詩問 頌

五

之成王爾叔向云此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
文昭定武烈者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
靖四方伊嘏文王旣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
保之

羊以實柴牛以供饌先柴後獻故羊先於牛右尊也
神東向居饌右所以尊之儀善也言我有所將而奉
者維羊有所享而獻者維牛天庶其降而右之乎不
敢必饗也祀天配以文王故言文王之典我善之法

之奉爲型以日靖四方天嘏文王因嘏我旣來在右
饗之矣親之故信之也又言天雖錫福亦降威我當
夙夜畏天威以保此右饗之嘏余問畏威稱天何不
及文王瑞玉曰文王親也

我將一章十句

我將序云祀文王於明堂也萬物成形於天人
成形於父季秋饗帝明堂祀以配焉爾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
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詩問

六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瑞玉曰言以時巡行邦國是乃昊天之子也君天下
曰天子余曰此燔柴祀天也故言天實尊次有周於
諸侯上人心玩則無震六飛親臨甫震動之則已莫
不悚懼旣先柴遂望秩以禮懷安百神及河嶽人神
受職信乎王爲天下君也禮神旣畢遂覲羣后故言
昭明乎有周也考其法式次其功罪以黜陟在位之
諸侯天下咸服兵不復用廣求美德陳布於中國信
乎王能保安天下也余問懿德何言求瑞玉曰天子

巡守陳詩納賈就見百年皆欲旁求文德布之方國
爾

時邁一章十五句

時邁序云巡守告祭柴望也古注皆爲武王時

詩逸齋范氏云時邁與般二詩當繫之成王按

韓詩薛君章句云疊應也美成王能奮舒文武

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箋云

至於方岳之下而封禪於經爲誣於傳
爲衍徒欺人主侈大之心漢儒之陋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

詩問 頌

七

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
簡簡威儀反反旣醉旣飽福祿來反

言能執持彊道者維武王故其功烈莫彊焉豈不顯

其德乎成王康王亦上帝所君也武王雖定天下未

能靖之自成康致太平始同有四方禮樂脩舉其明

斤斤然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眾也簡簡大也旣

道成康之德如此故今祭之樂音和集神降之福又

言降福雖大威儀愈益詳審至於祭末人旣醉飽禮

無違者是以福祿之來反復不窮余問斤斤瑞玉曰

君德莫要於明斤斤明察而小與文武異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執競祔康王也康王祔於武王廟何氏云祭成康也祖禰日祭曾高月祀成於昭爲祖康於昭爲禰每日上食時歌之非大祭祀樂止用鐘鼓磬笙四者卽詩所稱鐘鼓磬筦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立成也來小麥牟大麥瑞玉曰帝謂堯也言我思有

詩問 頌

八

文德之后稷能配彼天其德成立我眾民民德之中莫非爾中也稷降播種尤重於麥貽我來牟實由帝堯命爲農師令徧育民人其德廣遠無彼此疆界之限以陳布常道於中國

思文一章八句

思文序云后稷配天也瑞玉曰人勞思善逸則

思淫后稷之道率天下而勞之所以善之也人

謂后稷降播種不知后稷教人倫也思文后稷

克配彼天周文公之頌也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堯康衢之歌也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眾人庾乃錢罇奄觀銚艾

公公所也茹度也王祭先農畢戒羣臣言嗟嗟臣工從王祭祀敬爾在公之事矣王賜爾以農事成法爾當來咨謀商度之臣工不皆農官於事或不習故須咨度瑞玉曰保介安大農事者也余曰介廬舍也安息廬舍董農事者一云介副也農官之貳也田二歲

詩問 頌

九

曰新三歲曰畬庾具也錢鈹也罇罇也銚鎌也艾穫也王既徧戒臣工其保介專典農事故又嗟嗟戒之言春初耕作今春莫矣亦又何求因問我新畬之田如何乎答言於哉美大之來牟將熟而受明賜矣明昭上帝及麥秋至用賜我豐年則當命甸徒具農器同觀銚刈而登麥也此皆保介之答辭余問錢宜耕罇宜耘與銚艾不次瑞玉曰麥後便就其田種麻菽故須具耕耨之器農家麥收最重故麥熟卽爲康年詩人不及諸穀獨詠來牟其是與

保介箋據月令以爲車右高誘呂氏

春秋注云
保介副也

臣工一章十五句

臣工何氏云耕藉也天子率羣臣躬耕帝藉祭於先農而受釐因戒農官焉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噫嘻歎聲發耕也康王既卜郊言噫嘻成王神靈既昭假於爾使我得卜矣爾農官當率農夫播百穀上欲富民而讓於下欲令民大發私田竟三十里人目

詩問 頌

十

望見之地皆耕作之萬夫爲耦人眾力齊趨時也瑞玉問發爾私服爾耕文何以別亦者亦誰余曰君固先私民應急公三十里之地不獨趨治公田亦皆服耕於爾私田無曠土閒民

傳云終三十里言各極其合所之而三十則天下徧望也王肅云三十里天地

噫嘻一章八句

噫嘻序云春夏祈穀於上帝也徐氏云卜郊也

古者一歲再郊冬至之郊不卜孟春之郊則卜之春秋書卜郊皆祈穀也孔子云天子卜郊受

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康王將祈穀卜於成王
廟傷先王之不見也噫嘻歎恨之啓蟄而郊郊
而後耕故卽廟中戒農官焉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
此無斃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振羣飛貌雝澤也辟雝在國西郊故稱西雝言振鷺
往飛在彼西雝之水甚修潔我客殷人尙白其來儀
容潔白亦似鷺然又言客在彼國無怨惡之者其來
在此無厭斃之者既有譽矣又當夙夜勤勉以長終

詩問

十一

其譽美而箴之

振鷺一章八句

振鷺序云二王之後來助祭也二國未必同時
竝至經言我客則未知其杞也宋也觀振鷺起
興與有客白馬相涉蓋亦殷客與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
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稌稻也黍稻皆多高下俱熟也廩藏米者也數萬至
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言年豐穀多不獨倉庾盈滿

卽藏米之廩亦高大數又至多可爲酒醴進祖妣祭祀以會百禮是皆神之所貺其降福甚徧矣故今美報焉

豐年一章七句

豐年序云秋冬報也秋祀方社冬祀八蜡所以

報答神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故豐年稱焉箋云

報謂烝也嘗也按先儒或云秋冬大饗明堂然經有祖妣恐非可施之明堂爾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鞀磬祝圉旣備乃奏簫管備舉嗶嗶厥聲肅雝和鳴先祖

詩問頌

三

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再言有瞽非一人也崇牙業上齒也樹羽植五采羽其上謂之璧翬周制也應小鼓田大鼓縣鼓周鼓也鞀小鼓也磬石也祝控也圉楬也旣備謂畢懸也簫編竹爲之管併兩吹之成樂之一終也言眾瞽皆在周庭其堂下之樂器設懸旣備乃皆奏之簫管之細又亦備舉眾音繁會厥聲嗶嗶然肅敬雝和本於人心而形於音樂又和其聲以鳴樂貴和也先祖聽之我客觀之永見其成焉瑞玉問合樂何以無舞余曰

崇牙疑干上飾卽干舞也樹羽翟羽卽羽舞也舞之節與鼓應故曰應田縣鼓經文似有此意但先儒不言無文以明之

有瞽一章十三句

有瞽序云始作樂而合乎祖也王者功成作樂合諸樂器於太祖之廟奏之告神以知和否詩人述其事而歌焉特告太祖不因祭祀故不告餘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鱠鱣鯉以享以祀以

詩問

頌

三

介景福

猗與歎美辭潛深藏也冬魚畏寒性定而肥鮪王鮪也鱣鮪屬鱖白儵也鱣鱖屬鯉鯉屬言美哉漆沮之水潛於中者有此多魚取以薦新介景福焉魚微物也生之有地取之有時獻之有節而可以羞鬼神繁福祉況其他乎

潛一章六句

潛冬薦魚也古者大寒降水虞於是講罍罝取名魚薦之寢廟瑞玉曰經言潛有多魚魚冬乃

潛序云春獻鮪誤矣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於歎辭又讀如字皇考武王也瑞玉曰言有雝雝然來肅肅然至者乃助祭辟公也天子於是穆穆其容薦其大牲辟公助陳祭祀之饌得天下懽心事先王大哉皇考其安我孝子也余曰宣通也烈考文王也

詩問

齒

文母大妣也瑞玉曰言肅雝辟公實皆通達之人由文王武王爲君譽髦之澤所畱也文武受命既安皇天又能昌大後人安我秀眉之壽助以繁多之福此皆武王之賜實文王大妣之澤故今皆尊而事之

雝一章十六句

雝序云禘太祖也瑞玉曰吉禘也成王四年春吉禘於武王祭而受釐歌以徹焉箋云禘大祭也大於四時

而小於禘未詳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儻革有鶉休

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
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和在式前鈴在旂上鶻金飾貌瑞玉曰幢革金環聲
如鶻也言成王除喪諸侯始來見謂求典章其車旂
服物甚盛美哉有顯光於朝廷旣行朝禮王乃率之
見昭考武王以展孝思以陳享獻以介壽考王當長
言保此美大之多福又言諸侯助祭得禮神亦安以
多福使繼續光明永膺於純嘏瑞玉曰純束也謂獲
福之固

詩問

頌

五

載見一章十四句

載見序云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成王旣免喪
朝諸侯率以祀武王受釐陳戒焉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
客信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旣有
淫威降福孔夷

再言有客重之也亦亦車服也殷尙白不獨車服白
馬亦白也萋文貌且說文云薦也敦與雕通旅陳也
有萋有且謂薦束帛敦琢其旅謂加璧言微子來賓

用先王之禮陳庭實之儀著其象賢也一宿曰宿有
客宿宿兩宿也再宿曰信有客信信四宿也綏登車
索也淫大也夷大也言周人愛敬微子旣信宿仍欲
繫其馬畱之旣去矣又追餞之王命左右授綬以寵
異之旣有此大等威則知來見廟時神降之福亦甚
大也瑞玉曰淫邪也言昔武庚淫虐天旣降威罰今
微子賢天亦降大福

有客一章十二句

有客序云微子來見祖廟也成王命微子代殷

詩問

頌

十六

後旣受命來朝見於廟之詩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
殷遏劉耆定爾功

劉殺也耆老也歎美言大哉武王其克商功烈天下
莫彊原其初由有文德之文王克開之武王繼受之
勝殷止殺年老乃定汝之功武王末受命瑞玉問遏
劉古注未安余曰武王伐殷取殘而已不妄殺人故
曰止戈爲武

武一章七句

武序云奏大武也周公象武王之功令堂上歌
之爲舞節春秋傳楚子云武王克商作武其卒
章曰耆定爾功名爲卒章則未知首章何篇也
孔疏云頌皆一章言卒章者謂終章之句也其
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
豐年所云三六之數與今篇次皆不合杜注云
蓋楚樂歌之次第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
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

詩問

七

思不忘

嬛石經作熒皇王武王也成王言痛予小子遭家未
成而居憂嬛嬛然在哀病中歎念皇考武王終身能
不忘孝思念皇祖如見其陟降庭中也瑞玉曰言武
王思念文王不敢安息常徘徊步庭中予小子夙夜
過其前未嘗不見敬因歎皇王之孝如此故今我思
繼序之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閔予小子序云嗣王朝於廟也何氏云發端三

句似非免喪語非免喪亦不宜朝廟疑卒哭祔祭之詩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不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訪謀也落始也艾老也言謀我始政之事欲循昭考所行又歎其道遠哉我未能老成羣臣扶我就之繼猶恐其不合予小子爾未任家之多難憂懼不寧因相繼上下於庭陟降於家仰慕皇考之休能以道保

詩問頌

六

安其身顯明其身我當如何率之瑞玉曰紹庭步履相繼於庭

訪落一章十二句

訪落序云嗣王謀於廟也成王始卽政自以承聖父之業懼不能循其道德因朝廟畢與羣臣謀之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士事也佛弼通仔肩任也言敬之敬之天道顯明其命不易可保無得曰天高遠常若陟降於人所爲之事無日不監視之可不敬乎又言予小子不聰雖知當敬不明所以敬庶幾日月之間就將於學繼續明德之功以至於光明而又病未能也爾諸臣其弼予負荷示我顯然之德當遵行者

敬之一章十二句

敬之瑞玉曰嗣王自戒也既述天監之不遠敬之之不可忘又懼學未至而求助於羣臣

詩問

七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苴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苴使也桃蟲鷓也拚飛貌鳥大鳥也鷓鷃生鷓蓼辛菜也成王言予今其有所懲創而慎後患矣莫復使蜂而求螫始信桃蟲之維鳥我以渺渺之身本未任家之多難況又可集於辛苦之地

小毖一章八句

小毖序云嗣王求助也成王信管蔡而不知蜂蠶之有毒忽武庚而不知鷓鷃之維鳥聖人無

懲而知戒賢者因患以知懲瑞玉曰小者猶誌
況大者乎經皆言誌小之事故以名篇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
亞侯旅侯彊侯以有貧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
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
傑厭厭其苗緜緜其庶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
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
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澤澤釋也瑞玉曰農及雪澤也余曰耘去陳根也旣

詩問 頌

二十七

耕反土之後草木根株有不盡者則復耘之隰水道
也畛田畔也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眾子
弟也彊助力也以傭賃也言始芟柞草木除然後土
氣解釋雪澤可耕也旣耕又耘之盡去陳根輩作者
千耦言趨時也治田畢又修水道田畔或往之隰或
往之畛又言耘夫輩作維主伯亞旅彊以皆在有婦
人來饁呼之食其聲飡然思媚其夫者婦也有依其
婦者士也士傳云子弟也於是有略然利者以此耜
始從事南畝而耕焉實種子也函生意含也活始生

根也瑞玉曰驛驛疾貌謂怒苗也達出土也余曰厥
得氣足也傑苗兄也厭厭受形足也濟濟箋云穗眾
難進也胡壽也且者祖也祖之言始也振舉也言穀
既播乃生根驛驛出土其傑特之苗與眾齊等之苗
皆厭然茂盛苗生而耘又絲絲然詳密不鹵莽也至
於穫之積之收成眾多既爲酒醴進祖妣又以會燕
饗之禮其饌餼香賓客歡欣爲邦家光美其酒椒馨
扶養衰老致壽考安寧此因年豐而實其用也然豐
稔之慶惟神相之匪祖乎有祖也匪今日斯祖之蓋

詩問
頌

三

自古如此爾故我今祀而祈之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載芟春祈田祖也瑞玉問何知不如序言春祈
社稷余曰匪且有且且者祖也田祖始爲田有
功於人廣陳田事以祈之載芟祈於春故治田
之事詳良耜報於秋故納稼之事備載芟良耜
一體之詩春祈田祖亦祈社稷秋報社稷亦報

田祖

翼翼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

筐及筥其饌伊黍其笠伊糾其鋪斯趙以薺荼蓼荼蓼
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揜揜積之粟粟其崇如墉其比如
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特牡有採其角
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矍矍猶測測或來瞻女餉之也欲省視相勞苦故曰
瞻爾筐筥餉具也饌黍豐年食也糾輕舉貌趙刺也
薺拔去也荼蓼皆穢草水陸異名也草朽則苗疏土
肥故禾茂也揜揜穫聲也粟粟堅實也瑞玉曰如墉
積高也如櫛積密也余曰百室邑之眾室也方春出

詩問 頌

三

田邑室皆閉收穫畢自野入邑則百室開也揜角貌
社稷之牛角尺言歲云秋矣追思春初農人以利善
之耜耕而播之耘而饁之穫而藏之百室皆滿婦子
無饋饁之勞皆安甯矣然此皆神貺也天子社稷大
牢故用特牡報之以興來歲繼往歲古之人皆如此
故我今日續行之必言續古人者君子有善不自功
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案其笠伊糾農人戴破笠有繩
聯綴之故曰糾

良耜序云秋報社稷也社土神也稷者土之細也太平之時年穀豐熟以爲由社稷之所祐秋物旣成因美報焉爾

絲衣其紕載弁俵俵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鼐兕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絲衣爵弁士服也紕潔貌載戴也俵俵恭順貌基門塾之基也鼐大鼎鼐小鼎吳譁也敖傲也言絲衣載弁之士恭順執事釋禮輕故使士也自門堂降往於基告濯具又從羊至牛告充肥已乃舉鼎冪告潔此

詩問

三

言祭之初也祭而飲酒兕觥然剛旨酒思其柔不謹謹不傲慢恭敬可以受福以此得壽考之休徵此言祭之末也

絲衣一章九句

絲衣序云繹賓尸也祭之明日爲祊乎外廟門外之西室也又繹於其堂所以賓尸祊一祭也繹一祭也以其言繹則可以統之繹一事也賓尸一事也以其不言賓尸則無以明之高子云靈星之尸也龍星左角曰天田天田者農祥也

農祥晨正而祭之可以田也或云祈蠶也天子
季春薦鞠衣先帝靈星者龍星蠶爲龍精尸以
象之蠶爲絲故衣絲爾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躋
躋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鑠盛也養如時有養日之養晦昧也介助也龍寵也
躋躋武貌造至也公公師尙父也言於乎盛哉我
武王之師陳於商郊其時雨甚冥晦武王循養而俟
之甲子昧爽雨止而時大清明矣是天命大助我使
我寵受之武王於是躋躋然造於紂都其時則有率
眾繼嗣之者實維爾鷹揚之大公允爲大師者佐成
之記云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

酌一章八句

酌序云告成大武也以樂記準之蓋再成滅商
之樂歌也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武王
不汲汲戎殷時止而止時行而行酌天人之道

而用之故篇名酌

酌亦作酌亦作勺漢禮樂志
言周公作勺其字皆單作勺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土于以四

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閒之

桓桓武貌閒代也言周既克商萬邦乂安陰陽和而
屢獲豐年可見天命之不懈倦也此由桓桓武王保
有同德同心之士往以宣力四方安定國家於哉其
功德上昭於天故命之爲君以代商

桓一章九句

桓武功成也以樂記準之蓋四成南國是疆之
樂歌也疆理天下年穀豐熟春秋傳楚子云夫
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其

詩問

頌

三五

六曰綏萬邦屢豐年朱子云序以爲講武類禡
豈後世取其義而用於其事與

案如楚子言則
六章俱名武矣

又其次序與今詩異
倘亦師移其第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祖維求定時周之
命於繹思

應當也繹繼也言文王勤勞天下至矣我當而受之
敷布是賚於天下令人繹思之知我自今以往維求
安定是乃周之新命諸臣皆當繹思之牟氏曰我我
受賚者也思語辭也文王既嘉我之勤我等當受此

賚也頒布是賚將常繼賚之我等既受賚惟往求定此周家之命美哉將常繼賚之也

賚一章六句

賚序云大封於廟也以樂記準之蓋五成分周公左召公右之樂歌也武王歸自伐商大封功臣爲諸侯命於文王廟陳文王之德戒之賚予也周有大賚富善人也故篇命賚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隋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哀時之對時周之命

詩問 頌

三

隋山之隨隋者猶道也翕合也言於乎大哉是周之王也因巡守升其高山祭之望見小山及喬嶽於是信道於合流之小水獨流之大河徧天之下所至諸侯皆聚而朝之以答其意是乃周之新命也武王謂周公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伊洛母遠天室營周居於洛邑而後去

般一章七句

般序云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以樂記準之蓋六成復綴以崇天子之樂歌也武王既定天下

巡行殷國朝於方岳軫於鬼神所謂崇天子也
般旋也游也故篇名般

周頌三十一篇

魯頌

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皇有驪有黃以
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駟駟腹幹肥張也坳遠野也牧於遠野避民居與良
田也驪馬白跨曰駟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騂曰黃
言駟駟牡馬貴用也特言牡明不牡者尙多也薄言

詩問頌

二七

駟者問辭也特言駟明不駟者尙多也有駟有皇以
下答辭也禮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也言馬毛色美
備用以駕車彭彭然盛壯所以致此多馬者由魯公
思慮廣遠無疆境之限是以思及馬而馬斯臧傳云
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戎馬田馬駕馬疏云首章
言良馬也朝祀所乘故云彭彭見其有力有容愚謂
臧者德之善也案有駟有皇有驪有黃駟純赤色皇
純白色驪純黑色黃純黃色

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騂有騂有騂以

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

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駟赤黃曰駢青黑曰騏
伾伾有力也此言戎馬故貴多力無期思之久也才
材力之善也吉事尙德軍事尙才

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驪有駱有駟有雒以
車繹繹思無斃思馬斯作

青驪白鱗曰驪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駟黑身
白鬣曰雒瑞玉曰爾雅無雒先儒疑駜字之譌爾雅
駟白駜也繹繹善走也此言田馬田獵尙疾故貴善

詩問

頌

走無斃思不厭也作奮起也易云震爲作足

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駜有驪有魚以
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陰白雜毛曰駟彤白雜毛曰駜豪駟白曰驪二目白
曰魚瑞玉曰爾雅無驪說文云駜駜也魚馬之不善
者也故序最在後祛祛彊健也此言駜馬主給官役
故貴彊健無邪思之正也思不旁出則正徂行也可
駕以走行

駟四章章八句

駟魯公考牧祭馬神也伯禽封魯三年而報開業之君意思深遠有精詳之畫有經久之謀農桑禮教民物殷阜焉瑞玉曰知牧馬則知牧人矣說文云駟牧馬苑也故篇名駟

有駮有駮駮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駮馬肥彊貌重言有駮非一駮也在公在學也明明禮文辨治也泮宮有水鷺集焉于下翔集以興舞也言諸臣乘有駮乘黃早夜之間來在公所候君行禮

詩問 頌

元

著勤敬也君至導君行禮在公明明然已而飲酒奏樂如羣鷺下集狀舞容也至無算爵則又舞以盡歡於是君臣皆相喜樂瑞玉曰鷺于下醉言舞一節事爾鼓咽咽者舞必有鼓節之宛邱云值其鷺羽發首先言坎其擊鼓

有駮有駮駮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乘牡四馬皆牡也飲酒飲烝也于飛將去以興歸也醉而歸禮也

有駉有駉彼乘駉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
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青驪曰駉載燕養老之禮以燕禮也穀祿也燕既成
禮臣飽君賜因設辭慶之言自今爲始歲歲皆有年
君子有祿遺子孫年豐人樂君臣歲歲相燕會樂當
如何

有駉三章章九句

有駉蜡而飲酒也孟冬蜡祭勞農畢飲酒於學
養老焉親親而尙齒魯公之教也樊穆仲云魯

詩問 頌

三

侯肅恭明神而敬事考老是其遺教遠矣何氏
云大飲烝也十月農事畢諸侯與羣臣飲酒於
大學曰大飲烝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棧棧鸞
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芹水草也瑞玉曰采之者將釋菜於先師余曰言思
可樂者泮水也魯公建學興賢於其來視學之時鸞
旂雍容國之俊選小大皆從公而來喜其教無類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

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藻文章也言魯侯既至講學行禮其教人之音聲昭昭明晰載色溫其容載笑和其聲不用疾怒從容教之言其善育人材

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芣鳥葵也難老不能老也長道大路也言魯侯視學遂徵先生君子行養老飲酒之禮既飲美酒願天長賜以不老祝其壽也飲酒之後與老者定謀將順大

詩問 頌

三

道而伐淮夷屈服其羣眾禮將出征受成於學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允文興學也允武伐淮也烈祖文王也言魯侯明德慎儀維民法則既信文又信武昭假於烈祖之廟靡有不孝以求出師多有福此言受命於祖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

明明德之察也言魯侯以明德興教化不以兵威故

作泮宮而淮夷服其不服者馘之則有矯矯如虎之
臣已服者囚之則有善訊如臬陶之吏必獻於泮者
告成於學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
吳不揚不告于訕在泮獻功

狄遠也訕訟也言魯侯征淮夷將帥之臣濟濟美盛
能推廣君德意其往征但逃遠之於東南勿令及境
而已濟濟先文也桓桓後武也雖烝烝其眾皇皇其
大未嘗有謹譁輕揚以爭訟相告於理者皆來獻功

詩問 頌

言師克而和也

三

角弓其觶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斃旣克淮夷孔
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觶弛貌五十矢爲束搜矢眾聲言克淮夷歸角弓不
張束矢不用戎車甚博無折壞也徒御不斃無懈倦
也淮夷從化於是甚善無違逆者此因在學能審固
謀猶是以淮夷終爲我得

翩彼飛鵠集于泮林食我桑黽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
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琛寶也龜尺二寸曰大龜賂遺也南金三品也言桑
黽甘香鴟鴞革響泮林德教頑惡從風是以淮夷憬
悟獻琛輸誠也余問琛卽是賂經何別言瑞玉曰琛
蠙珠之屬淮地所生故言其琛大龜象齒金皆荆揚
之產遠而難得故珍之曰大賂

泮水八章章八句

泮水魯公興學也伯禽始封肇建學宮或云魯
有四學其一泮宮也學之興所以育人材養更
老飲酒行禮之地至於出兵受成釋奠獻功亦

詩問 頌

三

於斯焉東郊不開淮戎竝興伯禽討之作費誓
魯人追頌焉

闕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
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穣稗
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
土纘禹之緒

闕宮孟仲子云祿宮也恤清靜也實實鞏固貌枚枚
礪密也上帝是依德當於天也降之百福使有智慧
也先種曰植後種曰稗瑞玉問重穆植稗分配四穀

有義否余曰互文爾又稷先種後熟黍後種先熟故
言重穆麥刈乃種菽菽田又種麥故言植稗與奄有
下國封於郃也奄有下土降嘉種於天下也禹平水

土稷乃教稼故云纘禹之緒

按悶傳訓爲閉箋云神也傳義爲長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
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
商之旅克威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
爾宇爲周室輔

翦斷也升菴楊氏云古本作戩商訓福字義敦治也

詩問頌

三

瑞玉曰攻治其師旅所以克也咸同也周公同有其
功王成王也箋云后稷大王文王亦周公之祖考也
伐紂周公又與焉故述之以美大魯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
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
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旣多周公皇
祖亦其福女

旣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乃策命之使侯於東賜之
山川土田及附庸小國也莊公之子謂僖公也耳耳

柔從也瑞玉曰四馬八轡繫其內服之轡餘六轡在馬兩耳旁故曰耳耳也春秋猶言四時也后帝上帝也魯以孟春祈穀郊祀上帝配以后稷牲用騂犧魯之僭郊始僖公也瑞玉曰皇祖伯禽也周公之下復言皇祖則非后稷也伯禽始封之祖故皇之下文白牡騂剛卽蒙周公皇祖之文爾○案皇祖后稷繫以后稷者爲周公又稱皇祖故周公皇祖冠以周公者不使皇祖之稱疑於后稷

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卩載羹邊

詩問 頌

三五

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福衡設橫木牛角止觸也秋始嘗而夏福衡夙戒也白牡周公牲騂剛魯公牲犧尊牛形尊也毛卩豚去毛卩之也載切肉也羹大羹錙羹也大房半體之俎周俎也洋洋眾多也不虧不崩謂山也不震不騰謂川也三壽三命也作朋者與三壽之人爲朋也如岡如陵謂安固也自俾爾熾昌以下設爲慶孝孫之辭

朱子云邊豆大房下當脫一句

上壽百二十中壽百
年下壽八十是謂三

命王伯厚云晉姜鼎銘云保其
孫子三壽是利三壽蓋古語

公車千乘朱英綠滕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綬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千乘大國之賦也朱英矛飾也滕繩也綠之以約弓重弓備折壞也三萬舉成數也車徒二者數不相當疏云公車千乘自謂計地出兵公徒三萬自謂鄉之

詩問頌

三

所出據司馬法千乘之地當三百一十六里有奇也貝冑貝飾冑也朱綬以朱綫綴甲也烝進也增增眾也膺當也彼來寇而禦之懲艾也我往伐而創之丞止也總言戎狄荊舒莫我敢禦止之黃髮台背皆壽徵壽胥與試謂有壽之人相與講試氣力老而不衰也耆艾皆老壽也瑞玉曰艾養也治也謂攸好德也眉壽無害謂康甯也魯時衰弱美僖公能用兵設辭重慶之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

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泰山魯望也層至也一作瞻龜蒙皆山也荒奄也奄同也大東極東也來同同盟也僖公十六年冬會諸侯於淮地淮夷亦與焉經云淮夷來同莫不率從其是與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鳧繹皆山也徐宅徐國所居蠻貊東夷也南夷南蠻也諾應辭也余問經言至于海邦有二何以爲別瑞

詩問

三七

玉曰上言遂荒大東是謂海邦在東者下言遂荒徐宅則謂海邦在南者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旣多受祉黃髮兒齒

常邑名管子云常潛是也許許田也常許皆失而復得故曰復周公之宇令妻聲姜也壽母成風也宜大夫庶士正百官也有常有也瑞玉曰魯自慶父亂後邦國幾不有矣僖公始有之爾兒齒齒落更生細者

亦壽徵

管子小匡篇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仲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常潛是也○案鄭箋云常或作嘗在辭之旁為孟嘗君食邑此說是也史記越世家願齊之試兵南陽皆地以聚常鄰之境索隱曰常邑名蓋田文所封者說與鄭箋合而漢地理志辭縣屬魯國史記孟嘗君傳正義曰辭故城在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是知常即嘗也在春秋屬魯至戰國屬齊耳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栢有寫路

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徂來新甫皆山也八尺曰尋栢栢也寫大貌瑞玉曰

寫與礪同謂柱礎也上栢下寫所以成宮室也路寢

正寢也修舊曰新新廟即閼宮也奕奕美大也奚斯

詩問

三

公子魚也曼長也萬民是若謂國人順之

閼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

朱子云內第二章章八

四章脫一句

句二章章十句

閼宮頌僖公也史克作之公以大臣撥立務農

閼雨國家又安作新宮廟內修祭祀外佐齊桓

伐楚平淮徐復境土而修封疆然位列東藩臚

於郊祀自僖公始孔子云魯之郊禘非禮也周

公其襄矣

按史克作頌美僖公疑止此篇其前三篇蓋皆追頌先君爾○案鄭氏曰

襄公時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之然春秋列國卿大夫賦詩無及此四篇者見日知錄

魯頌四篇

商頌

猗與那與置我鞀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湯孫奏假綏
我思成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
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鞀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
憚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
湯孫之將

猗盛也那多也置陳也鞀以兆鼓鼓以起樂商人尙
聲故樂詳焉烈祖湯也湯孫大甲以下也假大也思

詩問

頌

完

成神以思成也嘒嘒清烈也管堂下之樂與鼓相應
也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磬玉磬也堂上之
樂依磬爲節也大鐘曰庸鞀閒也先民亦謂湯也朝
夕者祭之前夕省器具至朝行禮也言祀成湯之樂
盛矣多矣宿懸而置之將祭而奏之以樂我功烈之
祖湯孫奏大濩樂安我以所思而成之謂神來格也
此迎神之樂神既降又奏其堂下鞀鼓管聲與堂上
磬聲相依皆和且平焉於是湯孫容貌赫然顯盛其
聲音穆穆然靜肅此正祭之樂祭事將終鐘鼓閒作

萬舞美大不獨神喜之我有嘉客助祭者亦不和平
悅懌乎此祭末之樂禮終樂闋又總序一篇之意言
自古在昔之時先人成湯興起在位其祭之先朝夕
溫恭當祭之時執事恪謹今其顧念予烝嘗乎是乃
湯孫奉先聖王之傳恭而行者也此樂之亂辭

那一章二十二句

那序云祀成湯也閔馬父云昔正考父校商之
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正考

詩問

四

父孔子之先事宋戴公當周宣王時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旣載清酌賚
我思成亦有和羹旣戒旣平醜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
眉壽黃耆無疆約軹錯衡八鸞鷁以假以享我受命
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
嘗湯孫之將

秩說文云積也爾爾主祭者也所祭所也酌一宿酒
也和羹鉶羹也戒定也定猶熟也平均調也醜眾也
假大也言嗟嗟乎烈祖成湯有厚積之福申錫無窮

故今施及爾之此所商尙質故祭以酏既載清酏於
尊神靈來格賜我以思成亦有和調之羹既戒既平
神又歆饗之也裸酒薦羹之時眾大肅靜無言無爭
神靈用是安我以壽考無疆然商俗尙鬼故言神靈
來降約軼錯衡如見其車八鸞鶡鶩如聞其聲神至
因以美大其禮因以歆享其祭又爲嘏辭命之我受
此命廣矣大矣其命辭云天降康年多粟穰穰年豐
人樂則神來假來饗降福愈無疆也其亂辭云神非
其類不散今其顧念予烝嘗乎是乃湯孫之所奉也

詩問 頌

四

瑞玉問約軼錯衡古注以爲諸侯助祭者余曰楚辭
九歌降神每言車旗亦此類

按說文引詩云積之秩秩蓋秩積古字通也

中庸
作奏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祀成湯也那主獻神故極樂音之奏烈祖

主祝嘏故多福祿之辭那與烈祖一體之詩瑞

玉曰序云祀中宗也有中興之功故稱烈祖祭

者中宗子孫稱湯孫者以湯王業所起故本言

之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糇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祈祈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元鳥胤也春分至高辛氏之妃娥簡狄以元鳥至之日祈於郊禱而生契封於商神之故曰元鳥降生商也帝亦天也正長也后先后也武王謂湯也龍旂戎車所建也十乘寅車也言契始生由天命元鳥之祥

詩問 頌

及六世孫振遷於殷振子微能帥契居殷土日廣大芒芒然微六世孫曰湯有武德天帝命爲君長使治疆域於四方自湯以後多賢君天亦以四方命爲君后使奄有九州盤庚以降殷復衰諸侯或不朝能令商之先后受天命不危殆者在武丁之爲孫子也武丁高宗名在廟中故不諱又商尙質故也對祖宗故稱孫子又言武丁之爲孫子也於武王之事無所不勝其伐叛國有龍旂十乘以先啓行不極兵威在軍饋餉大糇是承無之絕易云高宗伐鬼方三年有賞

于大國是也於是宅中馭外王畿千里維民所居止
前日殷道衰天下疆域或不正今始治之外薄四海
矣武丁朝諸侯四海皆大來祈祈然據形勝以臨天
下景山四周皆維大河是以由湯至武丁殷之受命
咸宜居此荷天祿也員周也景員維河復從先王居也商自契至湯凡八遷湯始居
毫嚴華谷云武丁至庚丁八世皆居亳此時所言河
正指亳也亳有三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
毫湯自南亳遷西亳盤庚
所遷卽西亳偃師是也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玄鳥序云祀高宗也箋云祀當爲禘禘合也高

詩問

四

宗始合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君喪三年
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禘祭於大祖明年春禘於
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載殷祭一禘一禘春秋
謂之大事愚謂康成定此詩爲禘當是其論禘
禘疏數古者以下皆據魯禮而言魯禘非禮不
足據其春秋謂之大事者是禘非禘也又康成
以大禘爲郊祭天詳具長發箋中亦非禘義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
疆幅隕既長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

方四方也外大國遠諸侯也將大也言深明昭穆之事者維商推所自出久已發其禎祥蓋始於帝嚳故今禘及之也又言契興當洪水茫茫之時禹敷土正四方外之大國亦弼成之定其疆理瑞玉曰人之正德如布帛之有幅也隕墜也當洪水百姓不親如邊幅隕墜既久長矣唯有娥簡狄方大其德其子能布五教故帝舜立其子於商爲始祖焉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詩問 頌

四

元王契也國語云元王勤商十四世而興也桓大也撥治也履禮也相土契孫也春秋傳云闕伯居商邱相土因之是也言元王爲司徒大治其民人小國大國皆受而教之使通達其身循禮不踰越遂視其民教令則盡行矣傳至相土威德烈烈然光顯化行海外使之截然不侵不叛契後獨言相土盛其功也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

齊會也言相土以後皆能保世帝命不違去之至於

湯而德與命會湯之下士尊賢甚疾不遲其聖敬之
德日進而升明格於天遲遲然下賢則急革命則緩
凜然惟上帝是敬是以帝命爲天子制法於九州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絀不剛不
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球玉也綴屬也旒旗之垂者也絀緩也

毛傳說文並作絀急也當

是言湯受小國大國所贄之玉會同諸侯爲所繫屬
如旗之繆爲旒所綴著然以此荷天之休美其德至
中不失急不失緩不過剛不過柔布政優優然寬裕

詩問

頌

豈

則人心和而百祿聚此言湯之文德

綴旒禮記作噉郵引齊魯韓詩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
動不難不竦百祿是總

共供通駿厖齊詩作駿駟謂馬也言受小國大國之
正供雄長諸侯如爲之駿駟然以此荷天之榮寵布
進其武勇不震驚不搖動不難恐不竦懼則征伐行
而百祿合此言湯之武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

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曷遏通苞本也彙餘也韋顧昆吾三國黨惡是爲三
彙其本則桀也言湯載旆秉鉞恭行天罰其威烈如
火莫敢有遏我者於時一苞三彙勢孤力微莫能遂
其生達其惡九州截然歸商三國既次第伐之并夏
桀而亡也案則莫我敢曷曷猶何也言誰何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子卿士實維阿衡實
左右商王

葉世也阿衡伊尹官名天子商王皆謂大甲也君奭

詩問 頌

吳

云在大甲時則有若保衡是也言昔在中世有震動
危懼謂嗣王顛覆典刑也及祖桐悔過信也天子之
尊降下其禮以子卿士尊爲阿衡實左右輔導商王
故今禘祭配享焉伊尹先相湯不言者文省爾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
六句

長發序云大禘也禘諦也審諦祖所自出及昭

穆尊卑之次合祭於大廟其禮大故曰大禘或

云殷禘有二以其別於時禘之小稱大也殷人

禘嘗故首及發祥之遠羣廟皆升故中述相土
之烈功臣配享故卒美阿衡之勳當大甲時伊
尹尙存詩蓋作於沃丁以後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采入其阻哀荊之旅有截其所湯
孫之緒

撻疾貌殷武殷王之武也采深也湯孫高宗也瑞玉
曰荊楚恃險難服故高宗定謀撻然疾速奮伐之乘
其不意深入其險阻及荊人哀聚其旅我兵已據險
截之令彼不能應援以是遂服此乃湯孫神武不殺

詩問

頌

四

之功業也

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
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氏羌西戎國也貢獻曰享世見曰王此諭告荊楚之
辭也言維汝荊楚居近中國猶吾南鄉爾昔成湯之
世雖遠如氏羌猶莫敢不來朝貢曰商王是吾常君
爾汝何敢不然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

解

多辟諸侯也來辟來王也適謫通此諭告諸侯也言上天命汝眾君建都邑於禹所治之地須恪守臣節歲事來修朝貢勿干予之禍譴惟勸民稼穡無懈惰則可爾按此句上下疑有脫文案考工記祭侯之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卽此意也詞曰維若寧侯母或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違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監三監也王制云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蓋商制也瑞玉曰天命王官下監諸侯國其有嚴敬下民

詩問頌

四

賞不僭刑不濫不敢怠違者則命于下國爲諸侯封建之以造其福降監稱天命者重其職也余曰此言考績之法案先王封建諸侯所以設監以監於方伯之國此內外相維之義也春秋時列國猶有命大夫此卽三監之遺也至秦廢封建而猶設御史監郡內重外輕睽孤無輔所以命不長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商邑王都也言高宗攘外安內京師爲天下根本於是治其都邑翼翼然爲四方之中正布其聲教赫赫然顯盛宣其威靈濯濯然光明享國五十有九年身

既壽考且康甯以保我後世子孫此言中興之烈爲立廟起也

陟彼景山松柏九九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栝有栝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九九員直也栝橫木承栝者其形延長也旅陳也余

問閑孔疏訓大瑞玉曰閑闕也上柱下礎礎所以闕

楹也余曰言升景山

案景山地見日知錄

掄材木取松柏員直

者斬斷之遷徙之繩墨方正之斧斤斲削之工皆虔敬其事承栝有栝列楹有閑寢廟成則神安人亦安

詩問 頌

咒

高宗有功德當宗天下咸欲廟祀之案旅楹有閑閑如檻以隔內外也依楹爲之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疑脫

一句當爲四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

殷武序云祀高宗也高宗服荊楚朝諸侯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子祖庚立嘉之立其廟號高宗廟成祔而祭之作是詩

商頌五篇

